

<<青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青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201567

10位ISBN编号：7545201566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作者：毕飞宇

页数：24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我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，然后，隔三差五弄出一本书来。
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，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。
二十年了，我一直都在重复这件事。
我所理解的创造就是重复。
对我来说，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。
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——重复一次，八；再重复一次，九；再重复一次，十。
杠铃是一样的，重量是一样的，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。
可是，只有我知道，这里的“一样”是多么地不一样。
第一下，我游刃有余，第三下，我余勇可贾，到了第十下，我必须使出我全部的力量。
为此，我的血管爬满了我的身体。
我轻。
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我知道我有多轻。
谢天谢地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体会并表达这种轻。
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，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：不能承受。
我为此感动了很久。
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，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。
这有点矛盾了。
这不矛盾。
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我要感谢为这套书忙碌的人们。
他们把我迄今为止的作品全部搜罗起来了，出了一套我的作品集，一共是七卷。

<<青衣>>

内容概要

电视剧《青衣》原著小说，大幕拉开了，红头盖掀起来了。

筱燕秋撂开了两片水袖。

新娘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没有新郎，这个世界就是新郎，所有的人都是新郎，所有的新郎一起盯住了唯一的新娘。

筱燕秋站在入口处，锣鼓响了起来。

<<青衣>>

作者简介

毕飞宇，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，童年与少年在乡村度过，1979年返城。
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先诗歌，后小说。

出版有长篇小说《上海往事》、《那个夏季那个秋天》、《平原》等；小说集《祖宗》、《慌乱的指头》、《睁大眼睛睡觉》、《青衣》等多部作品。

曾获得“鲁迅文学奖”、“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”等奖项。

《青衣》并一曾入围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。

<<青衣>>

书籍目录

自序 家里乱了 哥俩好 林红的假日 睁大眼睛睡觉 青衣

章节摘录

家里乱了。星期五天生就是出事的日子，乐果就是在这天晚上让摄像机堵在沙发上的。星期四全市进行过大搜查，大厅的相公阿森有内线，搜查的时候佛罗伦萨夜总会清清白白，用大厅经理的话说，“所有的客人都在建设精神文明”。

但星期五就遭到回马枪了。

星期五的生意很好。

阿森说，生意都“啤”了。

“啤”就是啤酒，往外吐泡的意思。

大厅里挤满了人。

城市人民都凑到大周末放肆来了。

大厅的灯光既绚烂又昏暗，人们的眼睛像那盏旋转彩灯，花花绿绿地四处撩拨，四处探询。

乐果唱完三首规定曲子，看见妈咪阿青正从八号桌回吧台。

阿青故意绕到麦克风面前。

阿青在任何混乱和嘈杂的氛围中都能保持她的从容步态，那样子真的叫鹤立鸡群。

阿青从乐果的眼皮底下走过去，右手很随意地摸了摸右耳环。

乐果看在眼里，却见而不视。

后来乐果就被阿青带到那个东北人那里去了。

东北人坐在三楼最顶头的一间包间里头喝了点酒，嘴里的口气有点浑，别的都还不错。

乐果陪他唱了一首《来生缘》。

乐果一般都要先唱这首歌的，在歌声之中慢慢进入。

好歹也是缘分。

东北人把乐果搂过去，说了几句很疼人的话。

他们贴在一起相互抚摩了。

皮肉都被灯光照得红红的。

乐果一直不能适应包间里的红灯，像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似的。

一不留神眼睛就会看到重影。

东北人的手指慢慢潦草了，他的手像螃蟹那样侧着身子四处爬动。

乐果的感觉也刚刚有了起色，嘴里却说：“别。”

东北人悄声耳语说：“咋整的？”

“一只手就往乐果下腹部那‘旮旯’伸去，乐果挪出一只手，摁住东北人的手背，东北人停住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干哈呀？”

乐果一听到这话就想笑。

东北人不明白乐果笑什么，不住地问：“咋整的，干哈呀？”

“过廊里响起了脚步声。

很急促，听上去惊天动地。

乐果止住笑，抬起头，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，是身体被暴露之后才会出现的尖叫。

包间的门就在这时给踹开了，好几把雪亮的手电一起堵在了门口。

门口的人说：“不许动。”

口气和手电一样严厉。

乐果在惊恐之中并没有完全落魄，她猛一甩头发，顺势低下脑袋，随后她的脑子一下子全空掉了。

乐果在事后一直庆幸有这样浓密的长头发。

几天前她打算到梦丽娜美发廊较掉的，要不然一过了六月实在太累赘。

还是阿青止住了她，阿青说：“发疯，你还做不做啦？”

阿青小乐果五岁，但阿青十九岁那年就吃“小姐”这碗饭了，要不然老板也不会让她当大厅的妈咪的。

乐果的好头发现在真的派用场了。

<<青衣>>

她透过长发看见东北人瘫在了沙发匕，正用右手挡住手电，样子像电影里被俘的国军上尉。看见东北人的熊样乐果反倒镇静了，只是弄不懂这些警察是从哪里冲进来的，就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，共军从天上掉下来了。

走上来一位女警察。

她拉住乐果的手腕往外拖。

乐果挪了两步，感觉到灯光越发刺眼，近乎炫目了。

乐果听见有人在过廊里喊：“闪开，闪开，挡住镜头了。”

乐果听出了事态更为严峻的一面，迅速捂上脸，耸起了双肩。

镜头离乐果不远，乐果裸露的右肩感受到照明灯的灼热，像东北人的双唇。

乐果迈开步子，想躲过去，却被拽住了。

女警察一手拖住乐果的肘部，另一只手替她拉上了后腰皮裙子上的铜拉锁。

“吱”的一声，像绵软的呻吟。

但乐果听出了灾难种种。

这个致命的细节成了第二天电视新闻里的爆炸性画面。

五棵松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乐果在三十一岁那年做上了“小姐”。

“小姐”是她们那个行业的女人惯用的自称。

乐果当上“小姐”有很大的偶然性，但每一步又都是顺其自然的，像水往低处流，看不出硬和强拉硬扯的迹象。

三十出头的女人，家也稳当了，孩子也脱手了，那是开春后的土地，有了开裂和板结的危险与可能性。

只要有几场雨，就滋润了，肥沃了，凭空地红红绿绿，弄出遍地的植物与花朵来。

乐果的丈夫是她的同行，第九中学的语文老师，是个不会挣钱不会花钱的货。

乐果毕业于幼师师范，会跳，会唱，有了这样的基础，他们的婚姻也就脱不掉鲜花与牛粪的隐喻性质。

乐果和丈夫吵嘴每次都以这样的自我控诉作为收场：“我真是瞎了眼了！”

”女人的自我控诉总是炸弹，炸开的是自己，杀伤的却是敌人。

但女人总是诡异的，她们的真实面目总是隐匿得极为深邃，她们渴望一种东西，却能找到另一种东西作为吵架的突破口，现成的东西就是钱。

贫穷夫妻百事哀，古人都这么说了千百年了。

在任何条件下为钱争吵总是说得过去的。

乐果对丈夫说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；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，你让我吃了什么？

穿了什么？

我也算嫁了男人了！

”丈夫苟泉笑笑说：“你也没有空了肚皮光着屁股，这不就是小康吗？

很不错的。

”乐果说：“好意思！

也不睁开眼看看人家！

”苟泉便说：“看什么？

人家有什么好看的。

”乐果忍受不了丈夫说话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这样的时刻乐果往往只会回敬两句话，其一是“我瞎了眼了”，其二是“乡巴佬”。

这是苟泉的致命伤，是沙家圩子苟家村村民 苟泉的先天疤痕，一戳就要跳的。

吵到这个份上，苟泉就会摔着门出去，以不说话这种方式与小市民进行斗争。

当然，农民最终是要向小市民投降的。

农村包围了城市，农民也只能靠拢市民。

后来还是乐果自己出去了。

乐果想玩，但玩得痛快就得花钱：乐果想挣钱，然而挣到钱的工作做起来又太累人。

<<青衣>>

“二美难并”。

这句古话说得实在不错。

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依据，乐果开始关注起每天晚报上的招聘广告。

一个月之后机会真的就来了，新建筑三十九层世纪大厦的顶楼开了一家旋宫歌舞厅，广告上头歌舞厅的名字起得就好：“广岛新潮”。

“广岛”是什么地方？

爆炸过原子弹呢，那是怎样的火暴，蘑菇云又耀眼又炫目，想起来就心跳。

“广岛新潮”以每首歌五十元人民币招聘钟点歌手，这是多么好的买卖，不影响白天工作，又唱、又跳、又玩，唱了跳了玩了还拿钱，这不是小康还能是什么？

乐果攥着当天的晚报就报名去了。

当然，乐果的努力失败了，她输给了两个年轻的毛丫头。

然而乐果看到了希望。

那两个小丫头都是她的校友，幼儿师范刚刚毕业呢。

那些艺术学院声乐系和师范大学声乐系的都输了。

她们往那儿一站就挺胸收腹，嘴巴张得像狮吼，声音又太亮太响——“广岛新潮”要歌唱家做什么？这就是希望一。

同时失败的还有乐果的同班肖小小，小小说，她都在外头唱了两三年了。

乐果一听就心酸，嫁给了农民，自己也快成农民了，落伍了这么多年还以为赶上了新潮。

小小说，考上考不上无所谓，挣不到五十的，多赶两家三十的，还多出十元呢。

这年头歌舞厅天上地下到处都是，水底下还有呢——总不能天天晚上在家里头憋死。

乐果这么一心酸世界竟开阔了，生活也纷繁了，这就是希望二。

需要补充的还有一点，“广岛新潮”刚一开张便给“整顿”了，“名字太不严肃，不利于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”。

整顿得好，这样一来乐果的失败就等于没有失败，就等于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
这就有了希望三。

有了这三层希望，乐果还担心什么？

乐果做了头发，修了指甲，纹了眉，施了胭脂，抹了粉，向生活讨还生活了。

乐果来到佛罗伦萨夜总会，拿起麦克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”

问得大厅鸦雀无声。

于是又问一遍：“为什么这样红？”

大厅里即刻就是满堂彩。

乐果心花怒放了，这他妈的才是生活呢！

乐果越唱越柔，腰身也软了，目光里头烟雨迷蒙，全是“纯洁的友谊和爱情”。

“友谊和爱情”之后即刻便是经济效益，三十元。

外加一听冰镇雪碧。

真叫人开心，真叫人喜出望外。

幼儿教师乐果的歌声当天晚上就和市场经济接轨了。

苍天不负有心人。

没有比夜总会更适合乐果的地方了。

什么叫如鱼得水？

乐果进了夜总会才称得上如鱼得水。

乐果每一个晚上都能玩得很开心。

乐果一上台就成了男人的中心，好多眼睛盯住她淌口水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男人的吃相虽不好女人的心里总是开心的。

偶尔被人摸一把，偶尔有人就了她的耳朵说几句肉麻的话，乐果便冷若冰霜。

女人到三十岁还要故作冷若冰霜，不是幸福是什么？

碰上顺眼的男人乐果也要应付几下的，当然，乐果应付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女王式的，喜欢谁才能轮

<<青衣>>

到谁，喜欢谁才能赏给谁。

不过乐果从来都不出格，最多像初恋的前几天，有了感觉就停住。

这样最好。

初恋就得是初恋的样子，要不然每天跑到这里来做什么。

这就决定了乐果每天晚上都有进账，同时保证了每个晚上都有“纯洁的友谊和爱情”。

情归情，账归账，当日事，当日毕。

要不然就回到婚姻而没有初恋了。

这样的日子真是一天一个新太阳。

就是回家稍晚~点也好交代，也好应付盘问，这可是“工作”。

第一个月乐果挣回了一千二百五十五元，这是一次丰收，蕴涵了解放的感觉和时代的感觉。

乐果带领苟泉和女儿苟茜茜吃了肯德基。

打了一辆红色夏利牌出租车。

乐果让司机把出租车一直开到九中家属楼的水泥乒乓台附近，带回来一条金利来领带、特利雅女式羊皮鞋、两袋旺旺礼袋、三支台湾产圆头牙刷和一袋碧浪牌超浓缩洗衣粉。

当晚他们用新牙刷刷过牙，哄女儿睡了，高高兴兴做了一次爱。

苟泉老师的脸上一直笑眯眯的，找到了城市的感觉。

城市不是别的，就是沿着国家货币往大处走的好感受。

乐果的身子是城市的。

他苟泉的身子也是城市的。

他们套成一团，整个城市都翻来覆去。

乐果终于能挣钱了，这可是肥马的“夜草”。

苟泉不鼓励妻子，也不干涉妻子，以局外人的姿态微笑着关注妻子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

挣钱了，阿青说得没错，这年头“一出家门就是钱”。

故事没有平面，故事的唯一可能就是它的纵深难度，这是故事的属性。

乐果的故事刚刚翻过去第一页，总经理马扁就出现了。

马扁一身藏青色西服，大背头上抹了摩丝，双手插在西服的裤兜里，在佛罗伦萨歌舞厅的门口翩然而现。

马总面带微笑，正赶上乐果老师的一曲歌完。

他们认识。

马总的女儿是乐果班上的一朵小红花，又能歌又善舞，还能拨几下小琵琶。

马总偶尔自来来接他的女儿回家，开着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。

五棵松幼儿园的老师都知道马恬静的父亲是一位大款。

但马总一半像生意人，另一半却像书生，有一种富有、得体，却又宁静、儒雅的调子。

马总是个好父亲，他凝视女儿的目光总是那样慈爱。

那辆银灰色的桑塔纳就在马总的身后，做这个美好画面的物质背景。

车子的玻璃不透明，从外面看不见里头。

不过乐果猜想从里头是可以观察外头的，乐果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会注意这么一个细节，这里头可是有让女人心跳的东西的。

马总对乐果老师一直彬彬有礼，女儿不在场时叫乐果“老师”，女儿在场就改口了，称乐果“阿姨”。

这个称呼让乐果感动，有一种亲近的，甚至是血缘乃至肉体的亲昵感。

这又滋生出某种古怪和幽暗的幸福了。

五棵松幼儿园的老师一直拿马总作为好男人的标准的，她们夸别的男人总是拿马总做比尺，“就像马恬静她爸”。

因为马恬静在自己班上，所以别人一夸马总，乐果的脸上就会挂上接近于满足的微笑，她的眼睛就会像车上的玻璃，从里看得见外，从外看不见里，越想越撩拨人。

马总站立在九号台的橙色壁灯旁边，两手交叉，闲放在腹部。

<<青衣>>

他的手无论搁放在哪儿都给人以恰如其分的印象。

乐果从歌台上下来，电吉他手的手势还保留着最后一个音符的静态。

乐果和马总就坐在九号台，点了饮料，很轻松地说笑。

有了夜总会这么长的生活基础，乐果也就显得格外老到，一举一动又像少女，又像女人，内行男人一眼就能看见，进退都有余地。

第二天马总又来了，所有的细节和过程都和昨天一样。

他和乐果又在一起喝了饮料。

不同的只有一点，他们没有分手，而是一同钻进了马总的桑塔纳。

车子里有股工业气味，但撞上第一个红灯后乐果就闻不到这股气味了。

红灯闪烁后马总踩下刹车，右手伸过来，相当自然地握住乐果的左手。

他的手叉开来很大，指头一起弯进了乐果的指缝隙，合缝合榫的，蕴涵着相当迷人的感受。

车子重新启动了，马总拥乐果入怀，乐果一点都不觉得意外，乐果躺在了马总的腿上，闭上眼，心脏的节奏一下子回到了十八岁。

乐果闭眼之前看过一眼玻璃，都摇上去了。

乐果握住马总的手，顺势捂在乳峰上面，另一只手伸上去反勾马总的腮。

路灯一盏又一盏从乐果的上眼脸上划过，色调有点偏暗。

马路上刚洒过水，车轮子听上去就像从路面上撕过去一样。

乐果的身体就像在路面上流淌着。

乐果睁开眼，眼皮底下即马路的半空是_排霓虹灯和高大建筑群的倒影，宛如藻类悬挂于水面。

乐果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，这个审视视角使她突然觉得这个城市有点陌生了。

陌生感是幸福感的一个华美侧面，像生活在别处。

一个拥挤的、喧闹的、陌生的、安全的别处。

乐果的心潮开始涌动，马总的掌心感觉出来了，他低下头，和乐果对视。

乐果的眼睛再一次望到窗外去。

窗外全是行人。

乐果能看见所有的人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们。

汽车出了城，往黑暗处开得很深了。

他们就是在汽车上做爱的。

都记不起来从哪一个动作开始的。

好像预备了好几年了。

他们做得很慢，彼此适应和体谅对方的习惯。

又礼让又有些侵略。

马总拉开坐垫下的栓手，坐垫的靠背竟让下去了。

倒得很平。

乐果躺下身子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。

乐果轻声说：“我还没有吃药呢。”

”马总耳语说：“回去补。”

”乐果的嘴巴张得更大了，呢喃说：“还没有吃药呢。”

”乐果的整个做爱过程都伴随着这句无用的细语，既像诉说，又像吟诵。

他们开始了。

马总说：“大声叫，没人听见的。”

”汽车的避震弹簧在收缩，而车身在荡漾，像一条小船置于浪尖。

乐果的身子都放平了，脚趾都用上了，两只脚在方向盘上飞舞。

她的脚后跟太迷狂了，捅到车喇叭上去了，一声尖叫把两人都吓了一跳。

马总愣了一下，乐果十分怜爱地捧住马总的头，流着眼泪呢喃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”
.....

<<青衣>>

<<青衣>>

编辑推荐

作家毕飞宇，创作道路上最具转折意义的作品。

电视剧《青衣》原著小说，大幕拉开了，红头盖掀起来了。

筱燕秋撂开了两片水袖。

新娘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没有新郎，这个世界就是新郎，所有的人都是新郎，所有的新郎一起盯住了唯一的新娘。

筱燕秋站在入口处，锣鼓响了起来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